

老舍论集

张桂兴 著



骆驼祥子

第一頁

老舍

人力車

北平

我們就光說祥子，隨手兒

我們所要介紹的是祥子，不是駱駝。這那麼，

因為駱駝不是國外事

北平的洋車夫有許多派：年富力壯，

講究質漂亮的車，拉整天兒，愛什麼時候出車，

自由，拉出車來，在固定的車口或宅門一放，專等坐快車

的主兒，弄好了，也許一下子弄個一塊兩塊的，碰巧了，

連車份兒也沒着落，

大體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老舍论集

张桂兴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组稿编辑:鲁 静

责任编辑:李椒元

装帧设计:王高杰

责任校对:夏明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论集/张桂兴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2

ISBN 978-7-01-009566-0

I. ①老… II. ①张… III. ①老舍(1899~1966)-人物研究-文集②老舍
(1899~1966)-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K825.6-53②I206.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7279号

老舍论集

LAOSHE LUN JI

张桂兴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21.75

字数:340千字 印数:0,001~3,000册

ISBN 978-7-01-009566-0 定价:40.00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

- 探寻老舍资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1

空前的学术价值,难以弥补的遗憾

- 管窥《老舍全集》编选的成就与缺点 18

老舍研究中的学术不端现象批评

- 以蒋泥“写老舍”为例 32

宗教家老舍与老舍的宗教

- 试论老舍的宗教文化情结 50

小羊圈走出的“人民艺术家”

- 老舍青少年时期史实考证 72

从泉城济南到海滨青岛

- 谈老舍在山东的生活与创作 104

诗人老舍与老舍的诗作

- 关于老舍旧体诗创作的若干问题 141

从“出版委员”到“杂志主编”

- 老舍编辑及参与创办的报刊 164

通俗易懂,饱含深意

- 老舍的笔名和别名 177

人生旅途中的良师益友

- 对老舍影响与帮助最大的六个人 190

II 老舍论集

齐鲁大地逢知己

——老舍与山东文化名人 216

著名作家与爱国将军的“文缘”

——老舍与冯玉祥交往始末 229

“文协总管”、“南洋孤客”与“文协”

——老舍与郁达夫的未了情 265

难以忘记,也难得相聚

——老舍与赵清阁的深厚友谊 276

附录 老舍生平著译年表 294

后记 343

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

——探寻老舍资料研究的成就与不足

早在1980年,王瑶先生就指出:“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不过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罢了。”^[1]

经过30年的文献史料建设和积累,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今,史料研究工作愈来愈受到重视,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的构想也逐渐成为研究者的共识。与此同时,史料研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老舍资料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的一翼,取得的成果也同样是十分突出的,真可谓硕果累累,蔚为大观!通过国内外老舍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有影响的老舍资料研究成果相继发表或出版。这些成果的取得,与文献史料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和运用是密切相关的。

今天,回顾一下20世纪和21世纪初老舍资料研究取得的辉煌成就,展望一下面临的繁重任务,对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

实践证明,任何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不管涉及的范围有多广,采用的方法有多新,选取的是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首先要详尽地占有资料。恩格斯曾经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

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2]因而,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收集和发掘老舍散文作品和文学活动资料是老舍研究的基础工作。

应该说,新时期以来对老舍散文作品的收集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海内外广大老舍研究者和爱好者的积极努力,不断有佚作发现。毋庸讳言,这对于老舍研究的深入进行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例如,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一批习作的发现,对于了解老舍求学时期的情况无疑是有很大帮助的。^[3]而老舍的《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等一批早期非文学类佚文的发现,则有助于人们去揭开老舍基督教信仰的神秘面纱。^[4]如果将它与老舍早期的另一篇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相联系,能启发研究者更深入地去探讨老舍青少年时期的宗教救国思想。^[5]除此之外,老舍在本时期还有一篇宗教论文发表,名之曰《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之商榷》,则集中地阐述了老舍力图改革宗教教育形式之一——“主日学”的主张。^[6]针对当时中国宗教教育所存在的种种弊端,老舍决心对“主日学”的教学内容与教育方法进行大胆地改革。尽管这种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但其勇于探索的精神却是十分可贵的。

老舍在英国期间一批书信的发现,对了解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任教情况——包括签订合同、聘任职称、担任课程、课外辅导、学术讲座和电台演讲等,提供了有力的证据。^[7]至于老舍与布鲁斯教授、爱德华兹小姐共同编写的《灵格风汉语教材》的发现,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去研究老舍在英国时期的汉语教学理念,而且也能为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提供了宝贵借鉴。^[8]

老舍 20 世纪 30 年代在山东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以及所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在尘封了几十年后又得以重见天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去探讨老舍本时期的文艺思想和教育思想。^[9]同样,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结尾的复译和《鼓书艺人》的翻译出版,对探讨老舍在美国居住期间的创作情况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10]老舍《茶馆》前本《秦氏三兄弟》手稿的发现,不仅对阐释《茶馆》提供了新的依据,而且对否定《茶馆》的意见也是最有力的反驳。^[11]老舍的话剧剧本《赌》、歌剧剧本《第二个青春》、改编的歌剧剧本《拉郎配》和电影文学剧本《人同此心》等作品的面世,不仅进一步丰富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创作宝库,而且也为了了解老舍 20 世纪 50、60 年

代的创作思想提供了新的线索。^[12]

长期以来,老舍的翻译作品鲜为人知。就连老舍的好友楼适夷先生也认为,新中国成立后老舍翻译的萧伯纳的《苹果车》,“可能是他出版过的唯一译作了”。^[13]即使老舍本人,也曾矢口否认作过翻译工作。他在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没有作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昧尝试。”^[14]实际上,老舍一生中的译作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包括上面列举的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在内,已发现有16篇(部)之多,约二十五六万字。^[15]

这些老舍译作的发现,向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老舍当年从事翻译的动因是什么,老舍的译作有何倾向性,老舍的翻译方法有何独特之处,老舍对西方文论有何偏爱,老舍翻译的《文艺批评》这部理论著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什么影响,老舍翻译的一些教材和教学参考资料对他的教学和创作有何帮助等。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新颖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亟待我们去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

新发现的老舍书信,对于探讨老舍不同阶段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每一封书信不仅透露了老舍在写信时那个特定时刻的真实思想,而且也代表了老舍在当时那个特定阶段的思想状况。甚至可以说,从老舍书信中可以粗略地窥视到老舍一生中几个重要人生阶段思想发展的踪迹。

比如,从《致子祥兄》一信中可以了解到: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老舍在青年时期不仅追求过“婚姻自由”,而且发生过“初恋”悲剧,并一度恪守过“独身主义”。^[16]这对于了解老舍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经历,尤其是有关恋爱婚姻的情况,无疑是有重要帮助的。

在《致西南的文艺青年书》中,老舍总结了从事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那就是“太好进取,而忘了慎重”。^[17]现在看来,这段自白是老舍对自己创作所进行的深层次的理性反省,对正确评价他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价老舍一生创作的得与失,并且依然是恰如其分的。假如老舍能收敛一下“进取心”,更“慎重”一些,他的创作从数量上来看似乎是减少了,但质量也许是提高了。

老舍在1946至1949年赴美期间书信的发现,^[18]不仅填补了他在美国居

住期间某个阶段或某些方面的资料空白,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去了解他本时期的生活和创作情况——包括委托出版代理人、签订出版合同、处理版权纠纷、协助翻译作品以及看病就医等。

而《致何容》这封书信,^[19]则真实地记述了老舍当年寄居美国纽约时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情:“寂寞,饭食不可口,还有多多少少小的别扭……一切都不易决定,茫茫如丧家之犬!”这对于研究老舍当时的思想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作用。由此,不难看出以上这些书信的重要价值来。

首次披露的部分老舍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老舍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个人生阶段的足迹。既有部分参与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往来的内容,也有一些送往迎来、参观访问、出席会议和日常写作的记载。它既是老舍当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反映老舍思想状况和创作经过的第一手材料,对于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宝贵参考资料,日记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国际和国内激烈斗争的风云。

例如,老舍参加“广州会议”的日记,^[20]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会议举行的大体过程,记录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文艺工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为纠正极“左”文艺路线、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所作的艰难努力。从中也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是何等激烈、曲折和复杂!

老舍的“访日”日记,^[21]则真实地记述了老舍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全过程,再现了这位文化使者活跃在异国他乡、从事外事活动的身影。同时,也可以从中洞察到中日两国作家和广大人民群众希望世代和平友好的良好愿望。

以上这些最新发现的老舍资料都是极其宝贵的,为分析和探讨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活生生的佐证。

(二)

在文献史料学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老舍资料研究不仅在散佚作品的收集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而且在资料编撰和文本整理方面也成绩卓著。

显而易见,最能体现老舍生平资料系统整理成果的,莫过于几部《老舍年

谱》的问世了。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国内在《老舍年谱》的编撰出版方面从时间上来看是滞后了一些。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有“老舍年表”或“老舍简谱”之类的成果,可以称得上《老舍年谱》的著作尚未出现。

新时期以来,先后有三部《老舍年谱》出版:一部是由郝长海、吴怀斌两先生合编的;^[22]另一部是由甘海岚女士编撰的;^[23]还有一部是由杨立德先生编著的。^[24]这三部《老舍年谱》相继问世,详略不同,风格独具,各呈异彩。相比之下,甘海岚的《老舍年谱》更为系统和详细,引用的资料也更为准确,给读者带来的信息量也最大,因而出版后在国内外一度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随着老舍资料的不断发现和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老舍年谱》也迫切地需要将最新研究成果吸收进去,进行必要的修改和补充,力求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体现出老舍传记资料系统整理的最新水平,以满足国内外日益发展的老舍研究的需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编撰的《老舍年谱》又与广大读者见面了。^[25]全书以“映现出一个完全的老舍先生”为宗旨,采用编年体,依照时序,将老舍的著译篇目、文学活动、社会交往、身影行踪、言论背景等全方位地纳入年谱之中。

笔者当初确定的《老舍年谱》的编撰原则是:“一律核对原件,以确保资料的准确性;力求每一条、每一款都尽量摘录当时、当地报纸杂志的原始记载,借以尊重历史并力求重现老舍昔日的音容笑貌;绝对不作‘文抄公’——不核对原件,就任意抄来抄去,以至于以讹传讹。”^[26]

也正因为如此,笔者的《老舍年谱》出版后受到了国内外老舍研究者和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注,有的还作了过高的赞誉。^[27]正如舒乙和舒济先生所评价的:“张桂兴先生的《老舍年谱》是最详细的,是最新的,是最具工具性的,因而,迄今为止,是最好的。”^[28]

当然,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正如舒乙先生所说:“资料研究几乎不可能有终结和极限,也很难由谁来画一个完整的句号,说不定,此时此刻,又会蹦出几篇老舍佚文和资料的新发现或补充来……”^[29]

事实也的确是这样。笔者编撰的《老舍年谱》出版以来,研究界又先后披露了一批有关老舍的新材料。这些新材料,对于修订《老舍年谱》来说具有重

要的参考价值。尤其是《老舍全集》19卷本的出版——由于它是20世纪老舍作品收集、发掘和整理的集大成者,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修订《老舍年谱》的重要参考资料。^[30]由此看来,修订《老舍年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为此,笔者又集中精力对《老舍年谱》初版本作了较大的修订。修订本不仅吸收了后来发现的一批老舍新材料,更正了初版本中存在的个别讹误,而且调整了全书布局,并重新改写了部分篇章,力图使该书的学术水平再上一个台阶。令笔者高兴的是,《老舍年谱》修订本如今也已经出版发行5年多了,^[31]正等待着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提出更多的宝贵批评意见,以便于择机进行第三次修订。

在老舍研究资料的综合汇编方面,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早在1960年就编印了《老舍研究资料汇编》,^[32]内收老舍作品评论和生平创作自述文章41篇,并附有《老舍著译年表》。由于这本汇编出版较早,材料也较准确,因而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对老舍研究起到过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然而,它毕竟是一部带有拓荒性质的汇编,资料较为单薄;并且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印行的,不仅印数很有限,而且纸张也较粗糙,无法满足日益深入发展的老舍研究的需要。

新时期以来,首都图书馆又及时地编选了《老舍研究资料编目》,^[33]内分老舍传记资料、老舍著译系年目录、老舍著作分类目录、作家研究及作品评论目录,并附有冒名、盗版书目和参考、引用书目等。从收录的老舍资料数量来看,无疑是丰富得多了,所以这本编目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便成为老舍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可惜的是,这本编目也是在老舍资料尚未集中发掘的情况下编成的,收录的老舍资料仍然是很有限的,因而它也只能起到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

随后,便有曾广灿、吴怀斌两先生合编的《老舍研究资料》问世。该书近100万字,包括老舍生平资料、创作自述和文艺主张、研究论文选编、著译年表和著作目录、研究资料目录索引等内容,并作为《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的分册出版,体例新颖,材料准确,信息量大,从而成为当时老舍资料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受到了老舍研究者的好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老舍研究者的必读参考书。值得高兴的是,该书的修订版已经问世,相信它将继续为老舍研究者所欢迎。^[34]

与此同时,有关老舍工具书的编撰工作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有两部老舍词典相继出版。

一部是由舒济先生主编的《老舍文学词典》。该词典的编撰,“目的是为了全面介绍老舍的文学作品及其创作思想与艺术特点,帮助读者准确理解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词语,解决因时间久远、地域差异、习俗不同造成的阅读困难”。其内容包括“作品编(含小说、戏剧、散文、诗歌、曲艺、译文、英文作品及作品集)、人物编(含作品中的人物、历史人名)与语言编(含北京方言、词汇、短语、成语、俗语、谚语、歇后语等)三大部分”,共计4700多词条。^[35]

为了保持本词典的客观性、稳定性和长期实用性,编撰者作了许多探索。例如,词条释文中涉及对作品的评价时只收录老舍的介绍,有关重要作品只收录老舍对其创作思想的阐释。对于老舍作品中出现的古今中外历史人名,释文只对其基本情况作简单概要介绍,并着重介绍他与老舍或创作的关系。这种编撰思想,不仅体现了编撰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保证了词典体例的稳定性,进一步提高了词典的学术水平。毫无疑问,这部老舍词典将成为老舍研究者的案头书和工具书,对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将会发挥重大作用。

另一部是由史承钧先生主编的《简明老舍词典》。名之曰“简明”,内容却十分丰富,包括老舍生平史料、著译作品、文学形象、中外人物、文艺思潮和社团流派、报章杂志和书籍作品、词语掌故和老舍研究资料等八辑,共计3200多词条。^[36]由于该词典的主编史承钧及其他撰稿者也是舒济主编的《老舍文学词典》的撰稿人,因而使两部老舍词典的内容既有相同之处,又各具特色。读者可以互相参照,取长补短,从中受到更多的教益。

当然,最能代表老舍资料整理成就的还是表现在老舍文本的编辑出版方面。可以说,从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单行本1928年1月出版,^[37]到《老舍全集》19卷本1999年1月问世,^[38]老舍文本的整理和出版经历了从“单行本”到“选集”——再从“选集”到“文集”——最后发展到“全集”的过程。它记载着老舍文本整理和出版的历史,也代表着老舍资料研究的辉煌成就。在这个漫长的文本整理和出版过程中,既有《赶集》、《老牛破车》、《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等单行本作品集问世,^[39]也有《老舍选集》(甲种本、乙种本和5卷本)、《老舍文集》(16卷本)、《老舍剧作全集》(4卷本)、《老舍小说全集》(11卷本)等大型作品集出版。^[40]其中,有些作品集在某个阶段

或某些领域内曾发生过广泛的影响,对老舍作品的传播和老舍研究的开展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然,就出版价值来看,它们都无法与《老舍全集》相比。《老舍全集》与先前出版的《老舍文集》相比,新增加了200多万字,无疑是丰富得多了。其中,小说增加了《她的失败》、《天书代存》和《小人物自述》等6篇(部);戏剧、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增加了《国家至上》、《王老虎》、《桃李春风》、《五虎断魂枪》、《第二个青春》和《人同此心》等20部;曲艺增加了《张忠定计》、《游击战》、《文盲自叹》、《铃铛谱》、《打小日本》和《女儿经》等45篇;诗歌增加了《救国难歌》、《希望》、《居庸关》、《赠吴组缃》和《和杜宣》等约200首;散文、杂文增加了《更大一些的印象》、《广智院》、《到武汉后》、《慰劳》和《我说》等约300篇;文论增加了《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文艺思潮讲义》、《论通俗文艺》和《精彩的小戏》等约180篇。另外,工作报告、书信、日记、译文、教材、早期佚文和英文作品等,则是首次收录《老舍全集》……^[41]

由此可见,《老舍全集》是迄今为止收集得“最全”的一部老舍作品总集。这样一部《老舍全集》的出版,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它的问世,不仅对21世纪的老舍研究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也有重要意义。对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史料学这门分支学科来说,更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

(三)

文献史料学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考证。应该说,老舍研究在资料考证方面也同样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通过考证,不仅纠正了过去所流传的老舍资料的诸多讹传,而且填补了老舍一生中某些方面、某个侧面或某段时间的资料空白。

老舍的青少年时代,对老舍一生的创作是有着重要影响的。然而,有关这一阶段的情况过去披露的太少了,一直是老舍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令人高兴的是,后来不断有新的资料发现,研究成果也陆续问世。例如,胡絮青和舒乙的《记老舍的诞生地》,^[42]详细考证了小羊圈胡同的位置、环境、布局、变迁以及写入作品的情况,使人们对老舍的诞生地产生了一种更为具体、形象、深刻

的印象。舒乙的《起步之前——老舍早年史料杂考之一》,^[43]则对老舍取字“醒痴”的原因、求学经历、一中任教以及负责“主日学”的情况作了考证,资料丰富而新颖,读后令人耳目一新。

笔者在《档案资料:揭开了老舍青少年代的神秘面纱》,^[44]则依据本人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并借鉴其他研究成果,对老舍的出生、家世、求学、任教以及恋爱、婚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考证,不仅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而且披露了一批鲜为人知的新材料。另一篇考证《试论老舍的宗教情结》,^[45]则集中探讨了老舍青少年时期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密切联系,为进一步研究老舍的宗教思想内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求学期间的情况,过去也一直缺少具体确凿的资料。后来,有些学者通过走访调查和查阅历史档案,终于发现了许多重要资料。^[46]所有这些考证,都有助于加深对老舍早期情况的了解。

老舍多次称济南是他的“第二故乡”,^[47]为此,老舍在济南的资料考证成果也引人注目。例如,从1930年7月到1934年6月底,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达4年之久。那么,老舍当时究竟担任的是什么职务和职称呢?

开始,曾有过“副教授”之说。特别是这种说法最早是来自老舍家人及老舍研究者,^[48]那就更使人深信不疑了。可是,笔者后来所查阅到的文字记载却否定了这种说法:

舒舍予,北平人,北平师范毕业,曾任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文教师,现任本校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任文学院文学教授。^[49]

鉴于这段文字是在老舍刚刚到达齐鲁大学任教时发表的,它当然远比若干年后亲友们的回忆文章要可靠得多。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段文字就发表在老舍主持和编辑的《齐大月刊》创刊号上,是通过老舍编审后予以发表的,这就更增加了记载的准确性。为此,笔者认为老舍在齐鲁大学期间的任职是:“国学研究所文学主任兼文学院文学教授”。^[50]

由此可看,资料是客观的,它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即使是最亲近人的回忆,有时也难免出错。这种差错,也只有靠查找确凿的材料来纠正才有说服力。

老舍在济南私立齐鲁大学任教4年之后,于1934年9月应聘赴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任教。有关老舍在山东大学的任职和授课情况,过去也同样鲜为

人知。

后来,笔者有幸在国内几家图书馆中查找到了两份材料:一份名为《民国二十四年国立山东大学一览》,^[51]另一份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周刊》,^[52]终于使这个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找到了圆满的答案。

根据这两份材料,笔者考证出老舍在山东大学的任职和担任的课程是:1934至1935学年,被山东大学聘为讲师,担任《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和《欧洲文学概论》等课程;1935至1936学年,被改聘为教授,担任《高级作文》、《欧洲文学概论》、《文艺思潮》和《欧洲通史》等课程。^[53]这些重要发现,填补了老舍本时期的资料空白。

老舍在济南和青岛两地生活了7年多,除去授课和创作之外还兼着编辑刊物,从而构成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说胡絮青的《重访老舍在山东的旧居》是从宏观上勾画出老舍在山东活动的大体轮廓的话,^[54]那么,笔者所作的工作就是微观考证了。

依据《齐大半月刊》、《齐大月刊》、《齐大季刊》、《教育部立案私立齐鲁大学文理学院一览》等旧报刊资料,^[55]笔者对老舍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期间的住处、任职、授课、创作、社会活动、编辑《齐大月刊》和合办《避暑录话》等作了详细考证,^[56]不仅纠正了过去的大量误传,而且有许多新的发现,使人们对老舍在山东时期的生活情况、从教生涯和创作成绩一目了然。以上这些成果,体现了20世纪发掘和考证老舍生平资料方面的成就。

与此同时,其他综合考证成果也很显著。例如,舒乙的《老舍的关坎和爱好》,对老舍一生中遇到的12个“关坎”作了考证。正如舒乙所说的:“叫做《老舍的关坎》,实际上说的是老舍先生一生中的十二个最重要的命运转折点。在这之中,有十个是他自己作出的重大决策。不用说多,哪怕有一个决策的内容换成随便的选择,世界上恐怕就不会有一个叫作老舍的作家了。这十二个关坎实际上是老舍先生的十二个生命里程碑。”^[57]通过这些“关坎”的考证,老舍的形象更生动更具体了,读者所看到的也不再是概念化的老舍,而是更为形象化的老舍了。

在上述众多成果问世的基础上,笔者出版了《老舍资料考释》一书,^[58]也对一些新发现和歧义的老舍资料作了考证。

《老舍资料考释》主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过去所流传的老舍资料进行

考证诠释,并公布了一批最新发现。如《老舍的青少年时代考》、《老舍的宗教情结考》、《老舍在齐鲁大学考》、《老舍在山东大学考》、《老舍的结社及任职考》、《老舍曾用名和笔名考》、《老舍的同名之作考》、《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老舍主编及参与编辑的刊物考》等。其中,许多资料当时为首次公开披露,如《老舍四封佚信的史料价值》、《老舍致郭沫若夫妇的八封信》和《老舍致舒宽的八封信》等。^[59]

其中,《老舍的结社及任职考》,^[60]考证了老舍一生中先后加入过的不同团体和组织,以及相继担任过的一系列大大小小职务。综观这些团体、组织及职务,有旧社会的,也有新社会的;有民办的,也有官办的;有委任的,也有选举的;有名誉的,也有具体的;有显赫的,也有低微的;有临时的,也有长期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记载着老舍一生中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足迹,也构成了老舍一生中社会活动的缩影。

《老舍的未完成之作考》则是对老舍一生中未完成之作的考证。^[61]其中,有的作品仅仅是产生了想要创作的打算,也有的作品是已经进行过反复思考酝酿了,还有的作品是早已写出了部分文字,甚至于有的作品已经在报纸杂志上公开发表过若干章节了……

后来,笔者又将《老舍资料考释》的“下册”独立出来,修订为《老舍著译编目》一书出版。^[62]它是笔者编撰的老舍著译作品的最新目录,包括“老舍系年编目”和“老舍分类编目”两部分。它吸收了近年来老舍研究的最新成果,以《老舍全集》作为检索体系,订正了其他著译编目中的一些讹误,力求使之更科学,更准确,更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

就这样,笔者编撰的“老舍研究丛书”初具规模,它包括《老舍旧体诗辑注》、《老舍年谱》、《老舍资料考释》、《老舍文艺论集》、《老舍著译编目》、《老舍与第二故乡》、《〈老舍全集〉补正》和《老舍评说七十年》。^[63]其中,一半著作获得了修订再版或重印的机会。^[64]

总之,这套丛书及时地吸收了近年来老舍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对老舍一生中的若干问题作了考证,不仅纠正了诸多讹误,而且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有许多资料为首次公开披露。出版以后,不仅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也获得了较高的评价。^[65]

(四)

当然,在充分肯定老舍资料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老舍资料研究的任务仍然是十分繁重的。如果按照文献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去衡量的话,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我们面临的是新的机遇和挑战。

首先,由于老舍从事文学活动的时间长,涉猎的领域广,因而有些散佚作品至今尚未发现。例如,老舍在写于抗战初期的一封书信中就曾经说过:“(八月)九日《民众日报》停刊,末一号仍载有我小文一篇。”又说:“《小实报》在济复刊,约写稿。平津流亡员生渐多来此,或办刊物,或筹救亡工作,我又忙起来。”^[66]

可惜的是,老舍所说的发表在《民众日报》上的“小文一篇”与刊载在《小实报》上的稿件,至今仍然不为人们所知。假如能够挖掘到这些资料的话,对研究老舍抗战前后的思想状况肯定是有着关键作用的。

老舍一生中写作篇目最多的散文、书信和旧体诗等,还有一部分尚未发掘出来。老舍在英国和美国期间的资料,目前掌握的也不够全面。从不断有老舍佚作发现的情况来看,^[67]挖掘和收集老舍的散佚作品仍然是老舍资料研究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其次,在资料整理方面,我们在充分肯定《老舍全集》编选成就的同时也不得不坦率地指出,《老舍全集》也存在着大量的难以弥补的文献资料错误,有些甚至还很严重。由于出版时间紧迫,编辑力量投入不够,再加上缺少专家、学者的参与等众多原因,以至于造成了《老舍全集》仍然不“全”。不仅在内容上有大面积的删节和改动,而且文字上的遗漏和错排现象也很普遍。^[68]因而,修订再版《老舍全集》也是老舍资料研究的一项艰巨任务。值得高兴的是,《老舍全集》修订本即将正式出版。我们相信,经过认真修订再版的《老舍全集》,一定会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成为老舍研究者最信赖、最可靠的文本。

通过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老舍资料研究与文献史料学的密切关系。因而可以说,是文献史料学的理论和方法促进了老舍资料研究的深入发展,而老